

昆虫记

动物书廊

(节选本) 上

(法) 法布尔 著 小舟 选编

花城出版社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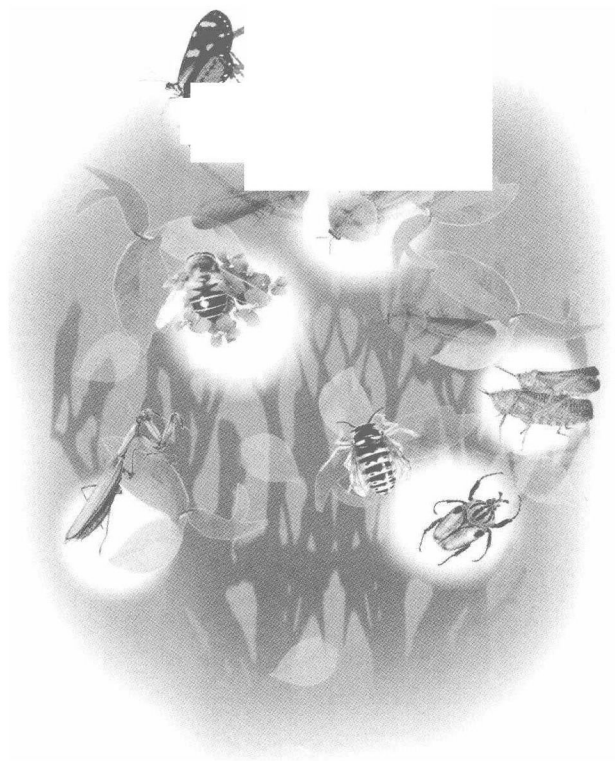
N49
400

昆虫记

(节选本) 上

(法) 法布尔 著 小舟 选编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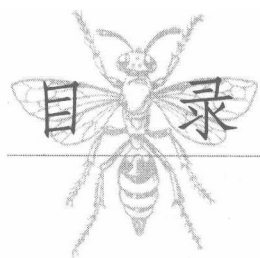


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
一部优美的文学经典
一部不朽的昆虫史诗

《昆虫记》是法布尔耗费毕生心血著成的一部昆虫学巨著，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它一点也不艰涩难懂和单调乏味；法布尔将严肃的科学主旋律插上文学的翅膀，用朴素的语言表现生命之美，把严谨的科学著作写成通俗活泼的小夜曲，在他的笔下，昆虫的筑巢造窝、捕猎采蜜、交友婚恋、生儿育女、生杀拼死等场面，无不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周作人曾评价说：“法布尔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

《昆虫记》的出版震惊了世界，罗斯丹说：“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一般的想，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写。”梅特林克说：“天赋的诗人气质，使得他的作品能够避免人工的虚饰而又富于情趣，自成一格，能跻身今日第一流的散文作品之列。”“昆虫的荷马”（雨果语）、“无与伦比的观察家”（达尔文语）、“掌握田野无数小虫子秘密的语言大师”（罗曼·罗兰语）等赞誉雪片似地飞向法布尔。

《昆虫记》从出版迄今，已有数十种版本，并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横跨几个大洲，纵贯两个世纪，启蒙着一代又一代童蒙稚子，经历百年仍是一座无人逾越的丰碑。



荒石园（代序）	1
---------------	---

第一章 螳螂	9
第二章 螽斯	21
第三章 蟋蟀	33
第四章 蝗虫	50
第五章 步甲	69
第六章 天牛	91
第七章 象虫	103
第八章 豌豆象	116
第九章 花金龟	125
第十章 圣甲虫	144
第十一章 蒂菲粪金龟	165
第十二章 萤火虫	184
第十三章 长腹蜂	196
第十四章 胡蜂	206
第十五章 黑胡蜂	222
第十六章 黄足飞蝗泥蜂	230
第十七章 砂泥蜂	240
第十八章 大头泥蜂	246
第十九章 黄斑蜂	255
第二十章 切叶蜂	265



一块地，这就是我的梦想。哦！一块地，不要太大，但四周有围墙，不会有马路上的各种麻烦；日晒雨淋，荒芜不毛，被人抛弃，却为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所钟爱。在那里，我可以不必担心过路人的打扰，与砂泥蜂和泥蜂交谈，这种艰难的对话，就靠实验表达出来；在那里，无需耗费时间的远行，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我可以编制进攻计划，设置埋伏陷阱，每天时时刻刻观察实验的效果。一块地，是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我一直苦苦追求的梦想，但将来能否实现却没有明确把握。

当一个人整天都在为每日的面包一筹莫展地操心时，要在旷野里给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是不容易的。我以不折不扣的勇气跟穷困潦倒的生活斗争了四十年，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得到了。

它来到了，伴随它而来的，也许是必须要有空闲的时间，这是更重要的条件。我说也许，是因为我的腿上总是拖着苦行犯的锁链。愿望是实现了，只是迟了一点啊，我的美丽的昆虫！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时候，我的牙齿却啃不动了。是的，只是迟了一点；原先那开阔的天际，如今已成了十分低垂、令人窒息且日益缩小的穹庐。

四周一片废墟，中间危立一堵断墙，石灰和沙使它巍然屹立；这屹立的断墙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哦，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这种热爱是不是足以让我名正言顺地对你们的故事再添上几页文字呢？我会不会力不从心呢？为什么我自己也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一些朋友为此责备我。啊，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并不是由于我的遗忘，我的懒散，我才抛弃你们；我想念你们，我深信节腹泥蜂的窝还会告诉我动人的秘密，飞蝗泥蜂的捕猎还会给我带来惊奇的故事。但是，我缺少时间，我在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中，孤立无援，被人遗弃。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能够活下去。请你告诉他们吧，他们会原谅我的。

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重，干脆说吧，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他们害怕读起来不令人疲倦的作品，认为它就是没有说出真理，照他们的说法，只有晦涩难懂才是思想深刻。你们这些带螫针的、盔甲上长鞘翅的，不管有多少都来吧，为我辩护，替我说话吧。你们说说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地记录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证词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不多，一点也不少；谁愿意询问你们就去问好了，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

亲爱的昆虫们，如果因为对你们的描述不够令人生厌，所以说服不了这些正直的人，那么就由我来对他们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那么，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野猪搅浑了清泉；博物学于青年人是极好的学科，可由于越分越细，彼此隔绝，如今已令人可厌可嫌。如果说我是为了企图将来能弄清本能这个热门问题的学者和哲学家们而写，其实我更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的语言中借来的。”

不过，眼下这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我要谈的是我朝思暮想的那块地，我要使它成为活的动物学实验室。这块地，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是一个荒石园，在当地的语言中，“荒石园”这个词指的是一块荒芜不毛、乱石遍布、百里香滋生的荒地。这种地十分贫瘠，即使辛勤地犁耙也无法改善，当春天偶尔下雨，长出一点草时，只有绵羊会来到。不过，我的荒石园由于在无数乱石中还有一点红土，可以长点作物；据说，从前有些葡萄。的确，为了种几棵树，在挖掘中，能挖出一些宝贵的根茎，由于时间久了，部分已经成了炭，我只能用惟一能够锄入这种地的农具三齿长柄叉来刨。可是太遗憾，原先的植物已经没有了，不再有百里香，不再有薰衣草，不再有一簇簇灌栎，这种矮矮的小灌木连成小片小片的荆棘丛，人们只要稍微抬腿一跨就可以走过去。这些植物，由于能

够向膜翅目昆虫提供所要采集的原料，可能对我有用，我不得不把它们再栽种到用三齿叉刨开的土里。

在这块长时间荒芜的地里，蔓生着大量不需要我照管的植物。最主要的是狗牙草，这种可恶的禾本科植物，三年激烈的战争也无法把它彻底消灭；其实是矢车菊，全都一副倔强的样子，浑身是刺，或者长着星型的戟。在蓬生的矢车菊丛中，样子凶恶的西班牙刺柃四处伸出来，像枝形大烛台似的，它那大大的橘红色花朵好似火焰，它的刺茎像钉子那么硬。长得比它高的是伊利大翅蓟，茎孤零零、直挺挺的，有一两米高，茎梢还顶着一个玫瑰色的大绒球，它的盔甲也不比刺柃差。别忘了刺茎菊科类植物，我首先要提到的是恶蓟，它浑身是刺，植物采集者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其次是叶脉边缘呈矛头状的阔叶披针蓟；最后是染黑蓟，它像带刺的玫瑰花结。在这些蓟之间，荆棘的新枝桠，结着淡蓝色果子，像带钩的长绳似的在地上匍行。要想在丛生的荆棘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必须穿着半高统靴或者情愿腿肚子被刺得出血。只要土里还有一点春雨留下的水分，角锥般的刺柃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枝，便从由黄色的矢车菊铺成的地毯上生长出来，这时，这种生命力顽强的荆棘肯定会展现出妩媚之姿。但是，干旱的夏天来临后，这里只是一地的枯枝干叶，擦一根火柴整块地都会着起火来。这就是我的极乐伊甸园，我打算从此跟昆虫彼此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这个伊甸园当我拥有它时就是这样。

我说它是伊甸园，并不会用词不当。这块没有一个人愿意撒一把萝卜籽的地，对于膜翅目昆虫来说，却是天堂。地里各种茁壮成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四周所有的膜翅目昆虫都吸引来了。我在捕猎昆虫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在一块地方找到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的所有成员都会聚在这里了，有以各种猎

物维生的捕猎者，有土房子的建造者，有棉织品的纺织工，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零件的组装工，有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黏土的泥瓦匠，有钻木的木匠，有在地下挖巷道的矿工，有制造薄膜气球的工人，还有什么我也数不清了。

这是只什么？是只黄斑蜂，它刮耙矢车菊蛛网般的茎来堆一个棉花球，然后自豪地用大颚把球衔到地下，制造一个棉毡袋来装蜜和卵。这些在那么激烈地抢夺战利品的是什么呢？是切叶蜂，腹部有黑色、白色或者火红色的花粉刷。它将离开蓟去拜访附近的灌木丛，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椭圆形的叶片，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盛它的收获品。这些穿着黑绒衣服的是什么呢？是石蜂，它们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石头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砌造的房子。还有这些猛地飞起，大声嗡嗡叫的是什么呢？是定居在旧墙和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

现在壁蜂来了。这一只在空蜗牛壳的螺旋壁上建造蜂房；另一只在啄一段干荆棘，把髓吸掉，好给幼虫做圆柱形的房子，房子里用隔墙分成一层层；第三只使用断芦竹的天然管道；第四只则是某个高墙石蜂空闲走廊的免费房客。大头泥蜂和长须蜂也来了，雄蜂的触角高高翘起。采蜜的后足上有一支大毛笔的毛足蜂，种类繁多的土蜂，杨柳细腰的隧蜂，它们也都来了。我走了过去，没有理睬它们。如果我想——研究这些昆虫，那么在菊科植物的客人中，几乎有整个采蜜类的昆虫。

跟这个采蜜的大家庭在一起的，还有捕猎采蜜者的部族。在荒石园里，泥水匠为了垒围墙，四处堆着一堆堆沙和石头，但工程一直拖着，于是石蜂便选择石头间的空隙作为过夜的宿舍，一堆堆挤在一起。粗壮的单眼蜥蜴在附近捕猎，张着嘴，会向着人也会向着狗扑上来，它选择一个洞穴守候着过路的蜘蛛；大耳鹬穿着多明我会的修士服装，白袍子，黑翅膀，在最

高的石头上栖息，唱着简短而有乡土味的小调。它的窝大概就在某个石头堆里，窝里有它的天蓝色的卵。这个小多明我会修士在石头堆中消失了，我怀念它，因为它是个讨人喜欢的邻居；我一点也不怀念单眼蜥蜴。

沙也供另一种昆虫筑窝。泥蜂在那里打扫地穴的门槛，把尘土抛物线般地往后抛；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足把距蠡拖到那里去；大唇泥蜂在那里把储存的叶蝉放到地窖里。非常可惜，泥瓦匠终于把那儿的猎手都撵走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叫它们回来，只要再堆起沙堆，它们很快就会全都到来的。

下面这些昆虫并没有随沙堆的消失而离去。砂泥蜂，有时在春天，有时在秋天，我看见它们在荒石园小径边的草地上飞来飞去，寻找幼虫。蛛蜂，拍打着翅膀敏捷地飞向隐蔽的角落去抓只小蜘蛛，个儿大些的则窥伺着狼蛛。狼蛛的窝在荒石园里俯拾即是，这窝是个竖井，用禾本科植物的茎秆夹上丝来做护井栏。在窝底，大多数人看了都害怕的粗壮的狼蛛，眼睛闪闪发光像小金刚钻似的。对于蛛蜂来说，要捕捉这样的猎物多么危险啊！炎热的下午，雌蚁排成长队从兵营里出来到远处去捕猎奴隶。在一堆变成泥肥的草的四周，有一些半法寸长的土蜂没精打采地飞翔，它们被金龟子、蛙犀金龟和花金龟的蛻蟥等丰美的野味所吸引，一头钻进草堆里。多么诱人的研究课题啊！

莺在丁香丛中筑巢；翠雀在茂密的柏树遮蔽下定居；麻雀把碎布和稻草运到每片瓦下；南方金丝雀来到梧桐树梢啁啾；红耳鹑在晚上单调地唱着细声如笛的歌；普通猫头鹰也跑来发出刺耳的咕咕声。房子前面是一个大池塘，交配季节，这里便成了两栖类动物的乐土。灯心草蟾蜍，有的体大如盘，背上披着窄窄的黄绶带，在那里约会洗澡；当暮霭沉沉时，在池塘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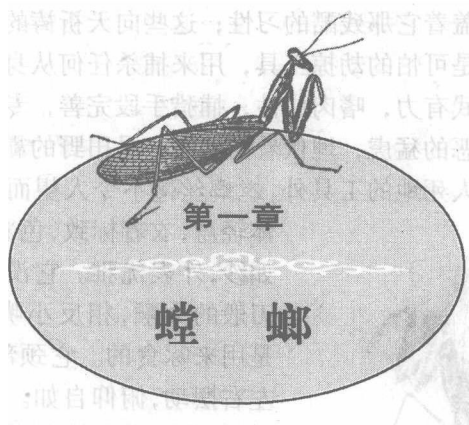
跳跃的雄蟾蜍便成了雌蟾蜍的接生婆，它的后腿上挂着一串李子核大的卵；这位温厚的父亲带着它的宝贝卵袋从远方来，把卵袋放到水里，然后再到一块石板下面，发出铃铛般的响声。雨蛙也来了，它如果不在树丛间哇哇喊叫，就是在做优美的潜水表演。五月，每当黑夜降临，池塘就变成了舞台，挤满了震耳欲聋的合唱队；我们在吃饭时无法说话，躺在床上更是无法安睡。

膜翅目昆虫更大胆，把我的隐庐都给强占了。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前的瓦砾地里筑窝，为了跨进自己的家门，我必须注意别把它的窝踩坏了，别踩死正忙着干活的矿工们。这个专门捕捉蝗虫的活跃分子，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没有见过它了。刚认识它的时候，我曾走了几公里地去拜访它，每去一次都要顶着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远征。今天我在自己家门口又看到它了，我们是亲密的邻居。关闭的窗框给长腹蜂提供了温暖的套房，它的窝是用土砌的，贴在方石墙壁上，这种捕猎蜘蛛的昆虫利用关闭的窗板上偶然出现的一个小洞返回它的家。几只孤身的石蜂在百叶窗的线脚上筑起它们的窝；一只黑胡蜂在敞开的屏风下部建造小土穹顶屋，圆顶上插着一个细细的短瓶颈。胡蜂也是我家的常客，它们常常来到饭桌上，看看我们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

这里的昆虫的确是既多又全，如果我能够让它们说话，那么，跟它们的谈话一定会使我孤寂的生活得到许多乐趣。这些昆虫，有的是我的故交，有的是新识，它们全都在这里，彼此紧挨着，在捕猎，在采蜜，在筑窝。另外，如果需要改变一下观察地点，走几百步就是山，山上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欧石楠丛；有泥蜂所珍爱的沙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喜欢开发的泥灰石边坡。我预见到了这些宝贵的财富，这就是我为什么逃

离城市到乡村，来到塞里昂给萝卜锄草、给生菜浇水的原因。

（本章选自卷二，梁守锵译）



一 捕捉猎物

南方还有一种昆虫，至少同蝉一样令人感兴趣，但它不会唱歌，所以没有蝉那么出名。它的形状和习性都很不寻常，如果上天赐给它一副音钹，那么蝉那位著名歌手的声誉便会黯然失色。这种昆虫叫螳螂。

古希腊人把它称为预言者、先知。农夫们在被太阳灼烤的草地上，看到这种昆虫仪态万方，庄严地半立着，宽大的绿色薄翼摇曳在地犹如面纱，前腿像手臂似地伸向天空，好像在做祷告，仅此便足以让老百姓大大发挥想象力了。于是自古以来，荆棘中便布满了发布神谕的预言者、正在祷告的修女，而在科学上也把它命名为“祈祷的螳螂”。

幼稚无知的人们啊，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在这种虔诚的

神态下，掩盖着它那残酷的习性；这些向天祈祷的手臂并不拨动念珠，而是可怕的劫掠工具，用来捕杀任何从身旁经过的昆虫。螳螂孔武有力，嗜肉成性，捕猎手段完善，专吃活食，是昆虫世界凶恶的猛虎，埋伏着的恶魔，是田野的霸王。

除了置人死地的工具外，螳螂丝毫不令人望而生畏。它身体轻盈，衣着标致，色彩淡绿，长翼如纱，外表优雅。它没有张开如剪刀般的大颚，相反小嘴尖尖，仿佛是用来啄食的。它颈部柔软，头可左右摆动，俯仰自如。昆虫中只有螳螂能随意四处张望，它仔细观察，审视；它几乎具有面部表情。



非常温和的身材和面貌与恰如其分地被形容为凶残杀手的前腿，对照真是太强烈了。它的腰部异常长而有力，其作用在于使自己能扑向猎物，而不是坐等落入陷阱的牺牲品。它的大腿更长，呈扁平状，装备着两排锋利的锯齿。

这向天祈祷的手臂并不拨动念珠，而是可怕的杀戮工具。后排 12 个锯齿，锯齿或长而黑，或短而绿，彼此相间，锯齿长短不同，增加了啮合点，使捕食的武器更加有效。前排只有四个锯齿。两排锯齿后面有三个更长的锯齿。总之，大腿像一把有两排平行刀刃的锯，两排之间有一道沟，小腿折叠起来时就放在沟中间。

胫节也是一把有两排刀刃的锯子，锯齿比腿节的小，但更多更密，末端有一硬钩，尖锐如针，钩的下部有双刃刀，像修枝剪。这硬钩给我留下了有趣的回忆。好几次，我在捉螳螂时

被它钩住了，我双手抓着螳螂，腾不出手来，只好请人帮我从钩里解脱出来。没有比螳螂更难捉的昆虫了。它用钩抓你，用锯齿刺你，用钳子夹住你，如果你想捉活的，简直无法招架。

休息时，它折起捕捉器，放置胸前，表面上似乎和平慈祥与世无争，此时它像个正在祈祷的天使。可是一有猎物经过，祈祷的姿势立即消失，捕捉器的三个部分突然张开，末端的硬钩伸向远处，抓住俘虏，把它拖到两把锯子之间，夹紧钳子，便完成了大业。不管是蝗虫、蝉，还是更强壮的昆虫，一旦落入这四排尖齿下，就会彻底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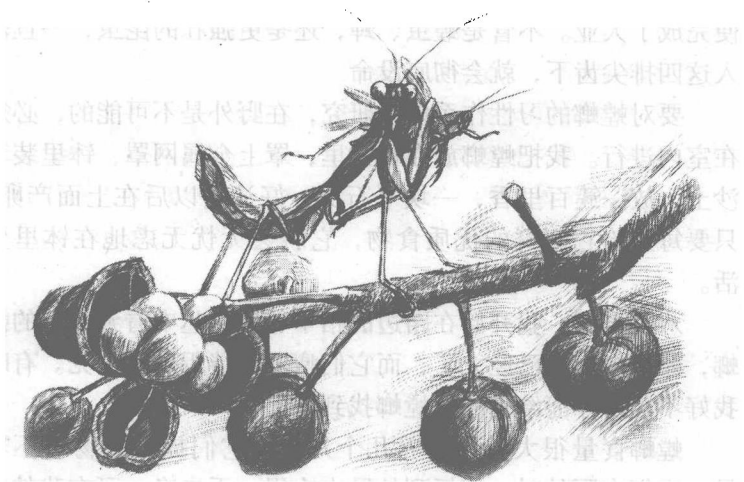
要对螳螂的习性作系统的研究，在野外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室内进行。我把螳螂放在瓦钵里，罩上金属网罩，钵里装着沙土，放一簇百里香，一块平石头，好让它以后在上面产卵。只要每天给它新鲜的优质食物，它就会无忧无虑地在钵里生活。

八月下旬，我开始在路边的枯草、灌木丛中看到成年的螳螂，雌螳螂肚子已经大了，而它们瘦弱的伴侣则很少见。有时我好不容易才能给我的雌螳螂找到配偶。

螳螂食量很大，要喂养几个月，给它们提供食物可不容易。它们在野外时，把抓到的昆虫吃得一干二净，可在我的笼子里，它们却很浪费，往往尝了几口就把食物扔掉了，也许它们是以此来消遣囚居的无聊和苦闷吧！为了看看螳螂的胆量和力气，我供给它优质的食物，如体积超过螳螂的大灰蝗，大顎有力、牙齿坚利的白额螽斯和当地最大的蜘蛛。且看看螳螂怎样进攻这样一些对手，与一切放进笼里的昆虫交战。这些充满危险的捕猎，不会是临时仓促上阵，必定是日常的习惯，值得予以叙述。

看到大蝗虫轻率地走近，螳螂痉挛地颤动一下，突然比触

电更快地摆出可怕的姿势；转变是如此突如其来，架势是如此咄咄逼人，蝗虫立即犹豫起来，缩回前腿，担心遇到没见过的危险。螳螂展开鞘翅，斜搁在一旁，翅膀完全张开，如两片船帆平行竖在背上，身体上端弯起如曲柄的杖子，抬起，落下，随着一种喘气似的猛烈抖动而放松，同时发出像受惊毒蛇喷气的“扑”、“扑”声。



可怜的蝗虫挣扎也无用，它的大顎咬不到螳螂，它的腿绝望地在空中踢蹬。

螳螂骄傲地靠后腿支撑，身体的前部几乎垂直竖起。原先折叠放在胸前的前腿完全张开，交叉成十字形伸出来，露出黑白斑点的腿窝。

螳螂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种奇怪的姿势，蝗虫稍有移动，它便转头来瞪着它。这种举动的目的显然是威慑这个强大的对

手，使它害怕得不能动弹。螳螂很少使用恐吓手段，只是把够得着的猎物抓住就是了；但如果猎物可能进行剧烈的抵抗，它就摆出恐吓、迷惑猎物的姿势，以便它的弯钩能有把握地抓住对手。

小鸟被蛇张开的大嘴吓得不敢动弹，被蛇的目光威慑得呆住了，听任自己被抓住而无法飞掉。蝗虫大致也是这样。螳螂等到能够得着猎物时，两把弯钩猛击下来，两足抓住蝗虫，两把锯子闭合夹紧。这个可怜虫挣扎也无用，它的大颚咬不到螳螂，它的腿绝望地在空中踢蹬。螳螂是从颈部开始进攻猎物，螳螂一只前腿拦腰抓住猎物，另一只腿压住它的头，掰着它的颈部，嘴在这块没有护甲的地方咬，打开一个大口，蝗虫的腿不动了，猎物成为了尸体，螳螂随意选择想吃的部位，然后收起翅膀，恢复正常姿势，开始休息。

这种首先咬颈部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离题片刻，就会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见到两种小蟹蛛，它们因为吐的丝只够给卵作丝袋，不可能结网捕猎，所以它们的捕猎战术就是埋伏在花朵上，出其不意地扑向停在花上的昆虫。它们最喜欢的野味是蜜蜂。我做了一个实验。我在罩里放上三四只活蜜蜂，一只蟹蛛，一束薰衣草，花上滴几滴蜜。蜜蜂并不注意这个可怕的邻居，有时飞到花上吃一口蜜，有时爬到离蟹蛛不到半厘米处，似乎完全不知道有危险。蟹蛛在花蕊上一动不动，伸出前面四只步足，稍稍抬高，准备出击。一只蜜蜂来饮蜜，蟹蛛扑了上去，用足抓住冒失鬼的翅缘，用腿把蜜蜂勒紧，把毒螫按在蜜蜂的脖子上，蜜蜂就死了，蟹蛛饱饮了蜜蜂的血。颈部的血吸完了，再随便换个部位，直至最后把尸体抛弃。这样一只小小的蟹蛛就能捕捉比它大、比它强、比它动作更敏捷的昆虫，螳螂也具有小蟹蛛所擅长的这种迅速置敌手于